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

第四十五回 掘通老鸛河兀朮逃生 遷都臨安郡岳飛歸里

詩曰：兩番敗厄黃天蕩，一夕渠成走建康。豈是書生多妙策，祇緣天意佑金邦！

卻說兀朮問那秀才：「有何奇計，可以出得黃天蕩，能使某家歸國，必當重報。」那秀才道：「此間望北十餘里就是老鸛河，舊有河道可通，今日淤塞。何不令軍士掘開泥沙，引秦淮水通河？可直達建康大路也！」兀朮聞言大喜，命左右將金帛送與秀才。秀才不受，也不肯說出姓名，飄然而去。當下兀朮傳下號令，掘上引水。這二三萬番兵俱想逃命，一齊動手，祇一夜工夫，掘開三十里，通到老鸛河中，把戰船拋了，大隊人馬上岸，望建康而去。

這裡韓元帥水兵在江口守到十來日，見金兵不動不變，煙火俱無，往前探聽，纔曉得漏網脫逃，慌忙報知元帥。元帥暴跳如雷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不料道悅錦囊偈語，每句頭上按著『老鸛河走』四字。果然是天機已定，這番奴命不該絕也。」梁夫人道：「雖然天意，也是將軍驕惰玩寇，不為無罪！」世忠心中憤憤，傳令大軍一齊起行，往漢陽江口駐紮。上表自劾待罪，不表。

再說兀朮由建康一路逃至天長關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岳南蠻、韓南蠻，用兵也祇如此！若於此地伏下一枝人馬，某家就插翅也難過去！」話還未畢，祇聽得一聲炮響，三千人馬一字兒排開。馬上簇擁出一員小將，年方一十三歲，頭戴束髮紫金冠，身穿可體爛銀鎧，坐下赤兔寶駒，手提兩柄銀錘，大喝一聲：「小將軍在此，已等候多時！快快下馬受縛！」兀朮道：「小蠻子，自古趕人不要趕上。某家與你決一死戰罷！」舉起金雀斧，劈面砍來，岳雲把錘往上一架，當的一聲，那兀朮招架不住，早被岳公子攔腰一把擒過馬來。那些番兵亡命衝出關去。可憐兀朮幾十萬人馬進中原，此時祇剩得三百六十騎逃回本國！且按下不表。

且說岳元帥那日昇帳，探子來報：「兀朮在長江內被韓元帥殺得大敗，逃入黃天蕩，通了老鸛河，逃往建康。韓元帥回兵駐紮漢陽江口去了。」岳元帥把腳一蹬道：「兀朮逃去，正乃天意也！」言未已，又有探子來報：「公子擒了兀朮回兵。」元帥大喜。不一會，祇見岳雲進營稟道：「孩兒奉令把守天長關，果然兀朮敗兵至此，被孩兒生擒來見爹爹繳令。」岳爺喝一聲：「推進來！」兩邊答應一聲：「嘎！」早把兀朮推至帳前，那兀朮立而不跪。岳爺往下一看，原來不是兀朮，大喝一聲：「你是何人？敢假充兀朮來替死麼？」那個假兀朮道：「俺乃四太子帳下小元帥高太保是也。受狼主厚恩，無以報答，故爾今日捨身代狼主之難。要砍便砍，不必多言。」岳爺傳令：「綁去砍了！」兩邊一聲答應，登時獻上首級。岳爺對公子道：「你這無用的畜生！你在牛頭山多時，豈不認得兀朮？怎麼反擒了他的副將，被他逃去？」叫左右：「綁去砍了！」軍士沒奈何，祇得將岳雲綁起，推出營來。

恰遇著韓元帥來見岳元帥，要約同往行營見駕。到了營前，見綁著一員小將，韓元帥便問道：「此是何人？犯何軍令？」軍士稟道：「這是岳元帥的大公子岳雲。奉令把守天長關，因拿了一個假兀朮，故此綁在這裡要處斬。」韓元帥道：「刀下留人，不許動手！待本帥去見了你家元帥，自有區處。」即忙來對傳宣官道：「說我韓世忠要見。」傳宣進去稟過元帥，元帥即忙出來迎接進帳。見禮已畢，坐定。韓世忠道：「大元戎果然有挽回天地之力，重整江山之手！若不是元戎大才，天子怎得回都？」岳元帥道：「老元戎何出此言？這乃是朝廷之洪福，眾大臣之才能，諸將之用力，三軍之奮勇，非岳飛之能也！」韓元帥道：「世忠方纔進營，看見公子綁在營外要斬，不知犯何軍令。」岳元帥道：「本帥令他把守天長關擒拿兀朮，不想他拿一個假兀朮，錯過這一個好機會，故此將他斬首。」韓元帥道：「下官駐兵鎮江，那日上金山去問道悅和尚指迷。那和尚贈我偈言四句，誰知藏頭詩，按著『老鸛河走』四個字在頭上。後來諒他必登金山探看我的營寨，也差小兒埋伏擒他，誰知他也擒了個假兀朮。一則金人多詐，二則總是天意不該絕他，非令郎之罪也，乞大元戎恕之！」岳爺道：「老元戎既如此說，饒了他。」吩咐左右將公子放了，岳雲進帳謝了韓元帥。韓元帥與岳元帥談了一回戎事，約定岳爺一齊班師。

世忠由大江水路，岳爺把兵分作三路，由旱路進發。不一日，早到金陵，三軍紮營城外。岳元帥率領大小眾將進午門候旨。高宗宣進，朝見已畢，即著光祿寺安排御筵，便殿賜宴，當日慰勞多端，不必多敘。

過了兩日，有臨安節度使苗傅、總兵劉正彥，差官送奏本入朝。因臨安宮殿完工，請駕遷都。高宗准奏，傳旨整備車駕，擇日遷都。百官有言：「金陵樓櫓殘破，城郭空虛，遷都為妙。」有的說：「金陵乃六朝建都之地，有長江之險，可戰可守，易圖恢復。」紛紛議論不一。李綱聽得，慌忙進宮奏道：「自古中興之主，俱起於西北，故關中為上。今都建康雖是中策，尚可以號召四方，以圖恢復。若遷往臨安，不過是懼敵退避之意，真是下下之計！願陛下勿降此旨，搖動民心。臣不勝惶恐之至！」高宗道：「老卿家不知，金陵已被兀朮殘破，人民離散，祇乘得空城，難以久守。臨安南通閩、廣，北近江、淮，民多魚鹽之利，足以休兵養馬，待兵精糧足，然後再圖恢復，方得萬全，卿家何必阻朕？」李綱見高宗主意已決，料難挽回，便奏道：「既然如此，臣已年老，乞聖恩放臣還鄉，偷安歲月，實聖上之所賜也！」高宗本是個庸主，巴不得他要去，省得耳跟前聒噪，遂即准奏。李綱也不通知眾朝臣，連夜出京回鄉去了。

一日，岳飛聞得此言，慌忙同眾將入朝奏道：「兀朮新敗，陛下宜安守舊都，選將挑兵，控扼要害之地；積草屯糧，召集四方勤王兵馬，真搗黃龍府，迎還二聖以報中原之恨。豈可遷都苟安，以失民心？況臨安僻近海濱，四面受敵之地。苗傅、劉正彥乃奸佞之徒，不可被其蠱惑！望陛下三思！」高宗道：「金兵入寇，連年征戰，生民塗炭，將士勞心。今幸兀朮敗去，孤家欲遣使議和，稍息民力，再圖恢復。主意已定，卿家不必多慮。」

岳飛道：「陛下既已決定聖意，今天下粗定，臣已離家日久，老母現在抱病垂危，望陛下賜臣還鄉，少進烏鳥私情。」高宗准奏。眾將一齊啟奏乞恩，俱各省親省墓。高宗各賜金帛還鄉，岳飛和眾將一齊謝恩退出。正是：

蓋世奇才運不逢，心懷國憤失孤忠。大勛未集歸田里，且向江潭作困龍。

高宗又傳旨封韓世忠為威安郡王，留守潤州，不必來京。那高宗恐怕韓世忠到京，諫他遷都，故此差官沿途迎去，省了一番說話之意也。遂傳旨擇了吉日，起駕南遷。

這一日，天子宮眷起程，百官紛紛保駕，百姓多有跟去的。不一日，到了臨安，苗傅、劉正彥二人來迎接聖駕入城，送進新造的宮殿。高宗觀看造得精巧，十分歡喜，傳旨改為紹興元年，封苗、劉二人為左右都督，不表。

且說那兀朮逃回本國，進黃龍府來，見了父王，俯伏階下。老狼主道：「某家聞說大王兒死在中原，王孫金彈子陣亡，你將七十萬雄兵盡喪中原，還有何面目來見某家！」吩咐：「與我綁出去『哈喇』了罷！」那時眾番官把兀朮綁了，正要推出，當有軍師哈迷蚩跪上奏道：「狼主！不是四太子無能，實系岳南蠻足智多謀。八盤山戰敗，青龍山戰敗，渡黃河至愛華山戰敗，被岳南蠻追至長江，死了多少兵將，逃命過江，回守河間府。直待岳南蠻兵往湖廣，定計五路進中原。臣同四太子兵到黃河，有劉豫、曹榮等來獻了長江。兵到金陵，追康王等七人七騎，真追至杭州。他們君臣下海，四太子大兵直追至湖廣，將康王君臣圍在牛頭山。有岳飛、韓世忠、張浚、劉琦四元帥，領大兵來救駕，也有三十餘萬兵馬。與他大戰，敗至漢陽江上。又無船可渡，我兵盡被南蠻殺盡。虧得杜吉、曹榮二人敗下，將船來救殿下。方要過江，又被韓世忠水戰，敗進黃天蕩。幸有神明相救，掘開沙土，出老鸛河逃生。沒有黃柄奴、高太保二人代死，四殿下亦不得歸國矣！要求狼主開恩，憐而赦之！」老狼主聞言，傳旨放回兀朮，兀朮謝了恩。眾番將盡皆無罪，辭駕出朝，各自回府。

兀朮在府內日日想到中原。這一日，令哈迷蚩來計議道：「某家初入中原，勢如破竹，囚康王於國內，陷二帝於沙漠。因出了這岳飛，某家大敗數陣，全師盡喪，逃命而歸，卻是為何？」軍師道：「狼主前日之功，所虧者宋朝奸臣之力。狼主動不動祇喜的是忠臣，惱的是奸臣，將張邦昌等殺了，如何搶得中原？」兀朮想了一回道：「軍師說的不差，某家前番進兵，果虧了一班奸臣。如今要這樣的奸臣，往那裡的去尋？」哈迷蚩道：「奸臣是還有一個在這裡。當初何卓等共是五個人，跟隨二帝到此。那四個俱是

鐵漢，錚錚不屈，俱死了。惟有秦檜乞哀求活，狼主將他驅逐出來，流落在此。我看此人乃是個大奸臣，但不知目下在何處？狼主可差人去尋他來，養在府中，加些恩惠與他，一年半載，必然感激。然後多將些金銀送他回國，叫他做個奸細。這宋室江山，管教輕輕的送狼主受用，豈不是好？」兀朮聽了道：「真個好計策！」隨即差小番四處去尋覓秦檜下落。

正是：落魄無心求富貴，運通富貴逼人來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